

费里尼，电影世界里的神

观影手记 张楠专栏



张楠

张楠，媒体人，现居深圳。发表各类文学作品百万字，散见《萌芽》《飞天》《雨花》《温故》《福建文学》等地刊物，出版《带我走吧》。

想来真是遗憾，费里尼、伯格曼、特吕弗、安东尼奥尼这些名垂影史的电影大师，他们创造了一部部光彩熠熠的经典，我们均是通过影碟，投放在电视屏幕的光影里认识和熟知的，而无缘在大银幕上与其有过亲密接触。电影是为银幕而生的，尽管借由影碟，也能领略那些经典的精髓与魅力，但毫不讳言小小屏幕将其光彩也损耗和流失了大半。

已连续举办近四十年的香港国际电影节，每年亮相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琳琅满目，总量往往达到二三百部之巨，其中以新鲜出炉的电影作品最多，但也特设了大师级、修复经典等环节，专为那些被观众在大银幕上错过的经典留下一席之地。尽管因为年代久远，那些经典的拷贝已经老化，损耗严重，但拜现代科学之赐，如今发展起来的数字修复

技术却让这些经典老片得以复活，再度焕发了青春。我注意到，在我参加的这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推出的修复经典中，就有前苏联的《带摄影机的人》和埃及的《木乃伊》。此外，我还赫然发现费里尼的《漏滴牡丹开》，这其实就是光彩夺目的《甜蜜的生活》——港译的是一个多么艳俗的名字。

费里尼，在众多影迷心中，无异于神一般的存在。这位出生于1920年的意大利电影大师，在其光辉的电影生涯里，创作了《大路》《卡比利亚之夜》《八部半》《甜蜜的生活》等一部部经典。他与已故的瑞典导演伯格曼、前苏联导演塔科夫斯基并称为世界现代艺术电影的“圣三位一体”，也被公认为20世纪影响最广泛的导演之一。

作为一个影迷，我自然熟知费里尼

的电影，也陆陆续续接触过不少，但一如既往地都是通过影碟观看的。如果在大银幕上与费里尼相会，走进他的《甜蜜的生活》，绝对会有不一样的独特经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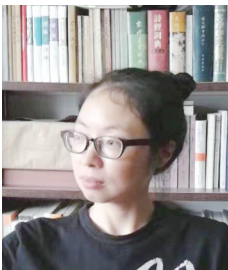
抱着这个令人激动的念头，清明节前夕的一个下午，我和一位朋友结伴专程来到香港文化中心大剧场，《甜蜜的生活》将在这里放映本届电影节上唯一的一场。

香港文化中心，位于尖沙咀钟楼旁，不远处就是著名的星光大道，里面的大剧场共有4层，设有楼座和高座，《甜蜜的生活》在这里放映，将意味着可以容纳更多的观众。

《甜蜜的生活》的确吸引了众多观众，电影即将放映之际，我和人们排着长龙般的队伍依次上楼，缓缓进入各自的座位。

灰姑娘的绯闻童话

烟霞问讯 寇研专栏



寇研

寇研，作家，出版《思奔》《大唐孔雀》《上官婉儿和她的大唐》等作品多部。

李贤，生于永徽五年(654)，高宗与武则天的次子，为高宗朝第三任太子，史称章怀太子。李贤年长上官婉儿十岁，当被立为东宫太子时，正在婉儿的少女时期。民间传说中，这一时期的上官婉儿尽管有许多追求者，但她真正属意的，似只有太子贤。

在世人眼里，太子贤容止端雅且有经世之才，上官婉儿亦才貌兼备，两人最当得起“金童玉女”童话的男女主角。谁又知道呢，其时婉儿正值如花美眷、春心萌动的年华，太子贤风流俊朗，又长她十岁，亦兄亦父，当是最能满足这位掖庭出身的灰姑娘心中对爱情童话的向往。婉儿心泛涟漪，芳心暗许，想来再正常不过。

可同时，这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王子，好像又总是心事重重，眉宇间时常掠过忧悒之色。宫闱之中经久流传着太子贤的身世之谜。这则秘闻自太子贤出生便开始传播，至李贤被立储君，当朝太子乃韩国夫人所生已成公开的秘密。

随着成长成年，太子贤当是获悉并确定了自己身世。作为雍王时，李贤便被认为是诸位皇子中气质最忧郁的，与武后是最疏远的。也许，与武后之间的那股悄然涌动的暗流，只有当事人自己会意。其时，一个是能左右决策的天后，一个仅为办差的王爷，利益冲突尚未明朗。待李贤成为储君，太子府与武后势力之间势必遭遇正面交锋。

李贤刚成为太子不久，立刻以注《后汉书》为名，在太子府招兵买马。至于目标，众人皆看在眼里。偌大朝堂，需要堂堂太子府也要为之小心对付的，无非就是武后的北门学士。

母子之间的夺权在所难免。武后命北门学士专门撰写《少阳正范》和《孝子传》，叫人送与太子阅读。前者用以规范太子言行，后者教太子如何为人子，意在警告。此外，还有若干的必读书目，亲笔书信，时时传给太子的各种旨意。史传，其时充当武后与太子之间“信使”的，便是上官婉儿。后来，武后索性将婉儿派

往太子府，名为太子侍读，实为武后安插在东宫的眼线。

对峙多时后，一个名叫明崇俨的五品官员打破了局面的平衡。明崇俨原为方士出身，颇懂些厌胜之术，某日对武后密谏，当朝太子无帝王相。史载，李贤获悉后神情忧悒。这才是武后真正想要的效果。武后深知，流言可以挫人锐气。太子毕竟年轻，顺风顺水的长大成人，纵然满腹经纶，却无甚阅历，遑论实战经验。但武后同样也知道，流言纵能击垮李贤心理防线，要彻底扳倒堂堂太子，显然是不够的。

不久，明崇俨遇刺身亡。武后下令全城搜捕嫌犯。众目睽睽之下，太子府马坊的几百领甲胄被翻出。这一厢，太子近侍被捕，酷刑之下，终于招认自己受太子指使，行刺明崇俨。一面私藏武器，一面刺杀曾预言自己无帝王相的五品朝臣。太子贤谋逆之罪，证据确凿。

调露二年(680)，李贤因谋逆罪被废为庶人。此生，上官婉儿再未见过太子贤。

精明的程伟元

红楼槐梦 纪永贵专栏



纪永贵

纪永贵，笔名槐下牵牛郎，文学博士，池州学院教授，安徽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。业余爱好旧诗、书法与垂钓。

直到今日，读者心中只有曹雪芹，他们由衷地赞叹他的文学天才，却很少有人关注一个叫程伟元的人。如果没有程伟元，我们今天能读到《红楼梦》吗？答案是未必；即使《红楼梦》能传承下来，肯定读不到现存“后四十回”的情节。

程伟元是谁呢？网上关于他的信息只有几句话：“程伟元，字小泉，今江苏苏州人。约生于乾隆十年至十二年(1745-1747)前后，卒于嘉庆二十三年(1818)前后。出生封建士大夫家庭，功名无考。”如果仅仅是这个程伟元，历史是不会记住他的。他一生只做了一件影响巨大的事，那就是搜集、整理、出版小说《红楼梦》。今存最早的《红楼梦》印本，就是他于乾隆五十六年(1791)主持、由苏州萃文书局用木活字排印的“程甲本”。这个本子对《红楼梦》小说的保存与传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，后来各种印本都是对这个本子的翻刻。

他写了一篇《序》，交待了“缘起”。

那时社会上流传着《红楼梦》的抄本，他搜集了多个版本，但这些抄本都只有前八十回，他就纳闷：“是书既有百廿卷之目，岂无全璧？”于是经过艰苦的搜罗，“数年以来，仅积有廿余卷。一日，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，遂重价购之。”因为这些残卷前后错乱，于是“同友人细加厘剔，截长补短，抄成全部，复为镌板，以公同好。《红楼全》书始自是告成。”这个帮助他修订的“友人”就是高鹗。

他于《红楼梦》有两个重要的功劳。一是搜集抄本，排印出版。当时抄本在社会上流传，一般读书人只知道请人抄写，收藏于家，仅用于自家阅读，并未有人想到出版事项，因为小说本就不入流，且“君子何必曰利”！二是不满于该书的残缺，经过艰辛的搜集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找到了后四十回的残稿，使全书得成完璧。第一点充分显示了他的经济头脑，第二点再次证明了他“奇货可居”的商业敏感。

印制这部小说，表面上是一种文雅

之举，目的是“以公同好”，但其实质则是一种商业行为。既然对后40回原稿“重价购之”，那么，他赚钱了吗？程甲本印成之后，肯定卖得相当火爆。几个月后，他们便印了第二版“程乙本”。程乙本《引言》最后一条说：“是书刷印，原为同好好玩起见，后因坊间再四乞兑，爰公议定值，以备工料之费，非谓奇货可居也。”不用多问，这句话就已经暗示这个出版行为具有极好的经济效益。

程伟元的名“伟元”，可以理解为“赚大钱”，而他字“小泉”，是说“积小钱才能成大钱”，古汉语中，“泉”通“钱”。因为此生碰到《红楼梦》，所以他真的赚了大钱了！曹雪芹一生写作，分文未得。程伟元抓住商机，赚得满满，但同时，也让该书得以传承。就如当下，你写了书，若无人为你出版，写有何用？可见，著者有劳，传者有功！

诗曰：
辛酸泪洗金银梦，留得青山草木长。
自有商家因大火，文人骨气透心凉。